

首 獎

作品 魚的境況

得獎者

曹栩

曹栩，一九八五年生，清華大學資工系畢業。曾獲得《聯合文學》小說新人獎。常覺得這世界給我們最大的禮儀訓練是，首先讓我們了解禮儀，接著給眾人尿意，最後誰也找不到廁所。

得獎感言

感謝報導者《血淚漁場》作者：李雪莉、林佑恩、蔣宜婷、鄭涵文，若無他們盡心調查，頂著壓力披露台灣遠洋漁業積弊苦難，此篇不可能存在。特別感謝李雪莉總編輯介紹這本書給我，小說可視為我的讀書心得；小說中許多要素源自此書，讀者若想有全盤認識，非回頭讀《血淚漁場》不可。

敬佩並感謝胸懷海洋的蔡先生。感謝我甚愛的福樓拜，他的鸚鵡是老祖宗。

感謝寫作之路上給我關懷協助、為我個性與遲緩傷神費心的人們。我每字不會忘懷。

魚的境況

延繩釣的主纜放了將近百公里長。大家從二十四號凌晨工作到二十三號深夜，休息不到兩小時，接著工作到二十五號。在船引擎和收繩機嘈嘈嗡嗡中，小象哥秤完魚重，鼻子噴水，沖掉水門前一路迤邐的魚血；猴子站在筐前，臉都垮了，手上依舊掛鉤收線，偶爾抬頭望向上甲板，盼矮馬和紅鶴們快來交接。桅燈蒼白照耀下，Jacky雖醒著，眼裡已失去興奮光采，竹鉤勾起魚時不再吠叫，只是近乎懶散地微動尾巴。

他，左手拿板夾，還握有計數器，把小象哥秤得的重量掐去尾數，記在簿上。當下他稍有分心，因見到黑豹趁起魚前的空檔，把腥紅淋漓的手往褲管一抹，抓起身後塑膠小盤上的包子，往嘴裡塞，兩、三口就吞下肚。

船隻沉浮擺晃。寡眠的鋼鐵搖籃。

他不是首次做觀察員。之前曾在拖網船上待過，那是雙拖網船其中一艘。先前的船長說會全力配合，也不希望我方漁業被外國黃牌警告，乃至紅牌重懲云云，實際上還是把他當抓耙仔看，自然不用指望有好臉色。對比現在的船長處處優待他，從啓航第一天起就不要他睡大通舖，讓他睡在本該屬於

大副的房間：你的作息才不會被打擾喔。同一身分，多神奇，竟有賤貨和貴賓的分別。近來船長還不時找他面授機宜，分享興趣。

但最早，他和這艘船船長的關係也未到融洽，想來彼此需時間摸索。船長把房間安排好，就忙著派工作，之後鎖上駕駛室的門，將船一逕開往東南，似避不見面。偶在甲板上碰見，他趨身上前，欲詢問船長關於延繩釣揚繩等問題，船長掉頭離去，沒搭理他，他因此忐忑好幾天。然而期間送來的三餐加消夜，皆豐盛美味，其中有道南洋牛肉料理，不知加了哪些香料，妙不可言。那位擅煮老家廣東菜、眼口如花栗鼠的廚師笑稱，那是船長年輕跑船學得的私房菜，他親自下廚，請你嘗嘗。

他請廚師轉達謝意，還想向船長當面道謝，無奈一時尋不到機會。直到啓航第五日清早，他的房門被敲。他待在床上惺忪地往掛鐘瞧，開了門，見船長提著壺，兩指勾著白底藍花的搪瓷杯。

恰（跟）你門陣啲咖啡。這是多日來跟他講的首句話。

驚訝間他趕忙謝過。稍遲，也沒忘記讚美船長煮的菜。

這無啥。淡然。

船長替他斟上，再自斟。船長舉杯吹縐湯面，啜一口便講述揚繩機運作與主纜上油接縐細節。他聽了一陣，飲第一口，一下子，徹底醒來。

船長透過漫開的輕煙看他表情，問按怎，敢（是否）聽有？船長嗅聞咖啡香，徐徐呷飲，乃至杯底揚起一口不剩。他躊躇了會，低下頭將咖啡喝盡。船長也不再說話，吹了聲輕快口哨，收杯離去。

回頭他關上門，搶過水瓶，仰頭喝完，又開了瓶礦泉水灌了近半，不得不坐下來喘著大氣。感覺胃痙攣繃緊，像與自己爲敵。

但沒過多久，聽見房門被輕敲兩下，輒止。他惶恐起身，踉蹌地前去應門。

廚師來了。對不起啊，我不知道……笑得扭捏。提早送餐給他，還附一瓶水。

他沒吃。一陣子後決心找船長談。

那早風浪稍大，空氣中餘味彌散，細細水滴被吹上船舷，網紗般拂過身周。駕駛室內，鐵杆上的金剛鸚鵡透過玻璃窗望見他，歪頭嘎叫，張開一側鮮豔多彩的翅膀。

船長迴過椅子，用手勢示意他進來，門沒鎖。

有事嗎？鸚鵡問，聞聲像某人躲在角落掐嗓子說話。

船長像是早就習慣了，凝視他。

一呼吸，他說，以後所有事他都配合，所有事。只要能讓他順利採樣拍照，做報告上傳交差就好，至於報告要寫什麼，填多少數字，由船長決定。

船長聳起雜灰的眉，離座。從船舵對面架上拿下杯子與咖啡壺，倒了一杯，遞到他面前。啞。

他心情幾乎愴然了。還是伸手——卻嘗到一嘴宜人苦香。

以後咱會同甘全（共）苦囉。

抬眼看船長；船長也自斟一杯，嘴角掛笑。

你敢知，佇（在）海上我尙恰意啥物？

毋知。

我尙恰意大目鮪啦，後擺我就喚你大目鮪，知無？不待他答，船長便從口袋掏出一枚帶殼花生，交給他，說要介紹富蘭克林讓他認識。

你好，大目鮪，How are you?

富蘭克林伸伸脖子，小巧晶亮的眼珠直瞅花生。

大目鮪，伊佇船頂生活十七、八冬啦，只差沒領船員證，若有時陣看見伊駛船你嘛免緊張。船長頓了頓又說：啊你佇咧等啥，趕緊共土豆給伊，免得伊訐譙。

跑水路，漁工不會過得沒日沒夜，工作相對輕鬆。他們添主繩裁子繩，洗甲板刷油漆，固定燈具，裝錨鍊，做竹鉤，曬釣鉤，壓制釣組，整理數以千計的料腳，還替Jacky洗加剪，撿拾Summer掉的孔雀羽毛。許多漁工跟大目鮪一樣，初見孔雀飛，在天線上迎風顧盼的颯爽模樣，覺得開了眼界。他們連聲讚歎，七嘴八舌間，夾雜四、五種語言。他和他們待在一塊，趁機學外國話，還一一記下他們的名字和國籍。船長巡視時，見他在本子裡抄下漁工的姓名發音，近身低語。

「免了時間熟識恁（他們），這馬（現在）你捌（識得）富蘭克林恰我的狗就夠了。」

他愕然停筆。看船長不像說笑。你也許會嫌管太多，其實我是無欲你到時陣怨歎我沒恰你說過。說完船長打響手指，朝一名漁工勾勾，再向甲板上狗屎一指，責令清理；關於狗屎該在菜盆裡埋多

深，船長早就持鏟示範過了。

多少天來，不見其他船。延繩釣船從光光燦燦、波伏浩繁的海面，航入四望無際的平滑嫺靜，天空雲朵歷歷倒映；一同漂浮，叫人直想揉眼睛。一艘數百噸的船在白日夢的座標系裡到底算多大，或多小，他仍無法確定。但裸露的肌膚倒是清楚感受赤道陽光的勁頭：不只燙，還會在深深扎刺後旋轉。

啓航第九日午，船在港外下錨。上午他讀海圖機記錄經緯位置，聽船長說，要等運送物資的船來——這樣也能省入港費。午飯後他踏上甲板，發現許多船工和幹部揹背包帶行囊，他們閒談著，帽沿下目光不時望向半凍凝的海與遠處島嶼。才曉得這麼多人都要走了。

期間經過的船都引來注目。轉運船姍姍來。那是艘船身低矮、鏽跡斑斑的平底船，周遭簇著輪胎，桅桿間斜繩上垂展的島國旗幟，憑著行船造成的氣流輕緩曳動。船上也載有許多翹首的人。

陸續，人員搬運行李補給品船用機油上來，冷凍魚餌先分拆入庫。炎熱氣溫中，即將離去的船員未袖手旁觀（儘早搬完也儘早登上運輸船）。船長和新大副清點完物資，確核人數，運輸船開走，留下蒼白、呈扇面擴散的長長水痕。

一共走了十一名船工，上來二十二員，這般來去令他思索。儘管想到船長做了某程度的預告，還是深感奇怪。

但生命有限，追究太苦。他又想：海水太鹹。

報告Captain，全員到齊！站在Jacky背上的富蘭克林突叫道。

這馬，咱來互相熟識一下，船長說，順便做小小的智力測驗。

船長走到水門邊，把放在那的廚師發完礦泉水剩的紙箱，一腳踢開，餽贈海洋。

船長拉住一位新船員手臂，半拐半迫將對方帶到水門邊原先空箱的位置。那名船員顧身後又要注視船長，勾彎鼻頭上凝匯的汗水亮閃閃的，沒能擦掉，當重心腳更替，汗落一滴，很快又懸垂一滴。

你叫啥名。

What's your name? (他有點走神：這算學舌或翻譯?)

新船員唇邊抖落急急的音節。

毋對。船長搖頭，其實是我的毋對。我應先教你。船長指向鸚鵡：富蘭克林。

富蘭克林掀掀緋紅的翅膀，展示綠玉的身體，也說，富蘭克林。從容弓身。

Jacky。得到哈哈吐氣與尾巴回應。

•船長。拇指內勾。

•馬來獏，船長手在半空中指點。後擺你叫這。船長還放慢速度重述，讓對方看清楚嘴形：馬
來——獏。測驗就這題，是不是真簡單？

你叫啥？

What's your name?

那名新船員看來仍懷疑惑，嘴巴蠕動欲語，也像噙著什麼，舌頭彷彿膠黏住了，遲遲未吐聲。Jacky 如有預感，興奮得開始吠叫；狗背上的鸚鵡歎了氣，無限惋惜地瞧著那人；船長輕輕抬起腳來，眾皆沉默。

……麼來獏？馬了獏？口齒不清，聲調悽惶。

船長順勢跨一步，把馬來獏拉離水門邊，拍馬來獏的背。「恭喜你通過智力測驗正式上船，辛苦了。」船長鼓起掌來。

大副率先響應。群起的掌聲中，不少船員看來像鬆了口氣，還有的咧著嘴，像是為自己提前通過測試而高興。

晚餐後船長找他，交付他一個袋子，裡頭有好幾條香菸。船長說：行。帶你做人情。

船員寢室開空調。不過人一多，依稀能聞到汗腺體味。他們來的時候，船員們有的在洗澡，有的備妥內衣褲等著，各在鋪位上臥坐，四仰八叉地聊天，也有人仍忙著布置床位，拉曬衣繩，掛上照

片。

一見到船長，他們本來在做的事全部停下，躺著的漁工也坐起了。船長搖手，指他。見他拿出香菸分與大家，船員們眉開眼笑。他們爭相說謝謝大目鮪！氣氛歡欣熱烈，讓他想起稍早甲板上的情形：船長走到魚餌外箱旁，指著鮪魚圖樣，再指向他（倒沒站在水門邊），朗聲宣布：大目鮪。眾人一下子會過意，放聲譁笑，久久不停。連他自己也覺得滑稽。可是在船長要求下，幾十名船員呼喊「大目鮪」時，那樣的異口同聲、不容分說，讓他無風炎熱中，感到一絲冰涼恐怖。

少數還未被取名的漁工（船長沒要他們站出來；只講欲擱看覓（觀察），看後擺的氣質決定叫啥），也分得兩包菸。稱謝時他們一樣喚他大目鮪，但他們在船長面前，看上去更多了幾分怯澀。

那夜他睡得不好。隔天早上廚師隔門通知他，請他去起居室吃早餐。稍事洗漱後，他通過望得到海的走廊，走至起居室門邊。一時間屏住呼吸。數坪不過的空間裡，圍滿了面容戚憂、困惑的動物；輪機長禿丿和船長就在動物包圍下，坐在桌前吃鹹粥，配炒蛋和小菜。船長啜了口粥還一邊讀報紙。他差點沒倒退，掉頭走開。但穿吊嘎的黑豹發現他，說聲「大目鮪」，隨後不語。他不得不硬著頭皮往腿爪纖細的紅鶴之間擠去，瞥見矮馬和果子狸悽迷的目光。

船長這會把頭抬起，一手朝外揮，夠了喔，恁就較緊走，攔毋是無代誌，莫攔來煩。

動物們就算聽不懂也懂了。拖腳步，垂尾巴，腦袋耷拉著，紛紛往門外移動。他的手扶住了椅背，內心駭異還無法平復。

船長瞟了大目鮪，再度拿起報紙：不必凡事大驚小怪。你毋坐落來食糜嗎？

他只好拖開椅子，在輪機長船長之間坐下，一心盼有誰會對他剛剛所見的一切做出解釋。

佇遮（這裡），毋管變做啥物，總嘛是照起工，船長把報紙翻到下一版面：禿ㄟ啊，捕無魚才應緊張，對否？

禿ㄟ輕輕一噁，埋頭吃粥。

大目鮪啊，咱在駛到魚場前，要先試緝。船長把報紙稍稍抬高幾吋，斗大的標題漲淹至船長臉部；約經過閱讀一、兩則報導的時間，船長繼續說，甲板上雖然有大副佇顧，我還是欲多一人監督漁工——你毋免管教恁，只要回頭佢我講誰做得較好，誰較脫線飯桶就好，無問題吧？

他還想釐清現狀；這樣的要求無法應答。但船長顯然不要聽答覆。「好啦，你就慢慢仔食，我愛去駛船了。」船長把報紙摺了幾折擱在桌前，起身。

船長前腳剛踏出門，輪機長禿ㄟ就放下碗表示，他也該回去做事了。臨走前，輪機長看著他，手放在他肩上：「船上發生的事，你別想太多。」

粥涼了。大目鮪望著桌上碗筷、配菜與報紙，怎能不多想。無意間，目光觸及報紙上端一行鉛字，而驚疑自己身處的時空：日期日月是當天的，星期幾不是——再看一眼，那是去年同日的報紙。

但後續一如船長預期，也可說，要求的，中午前不論動物模樣或還維持人樣的漁工，都照工作安排，在甲板和船尾準備試緝的漁具。

工作既是消磨，恐怕也使人鎮定；在鉤和線的重複銜接中或許能抽拉出一條微光游移、隱約的，好讓他們各自遁去的小徑。處理完釣組，猩猩般的大副，講解怎樣按順序整理緝筐，告一段落又拿出幾尾不同種的餌魚，讓漁工練習掛餌，圓形鉤貫過餌魚腮絲邊緣，從魚體穿出。餌魚沒有感覺。

午飯有餐後甜湯，稍晚還有花栗鼠廚師煮的咖啡，一樣加了許多糖。喝下肚，大目鮪聽見漁工們又漸漸恢復少許交談。太陽西沉前，船長參與試緝，分別示範揚繩和拋餌手法。拋餌時大副做船長的前一家，分出支繩，遞鉤。船長接過。這步尚重要，要非常確實喔。投繩計數器響過，船長雙手並用，將支繩餌料打橫甩飛；每十六鉤，一副浮標繩和浮球跟著落下。漁工們輪流上陣，船長退下來看。所有漁工沉浸在糖葫蘆色的光線中。

你感覺誰較飯桶？他問大目鮪。

我不確定。

唉呦，感覺嘛。若無你就比較。

不同工怎麼比？

看誰佇等誰囉，你嘛可聽嘩聲，嘩一個、嘩一個，每個攏要做一組完整的動作——你看，是不是彼個人的動作較遲、較飯桶，讓後壁的猴子等，浪費大家生命？

大目鮪未作聲，但見船長看著他，只好點頭。那名漁工還沒被取名，大目鮪也不知曉他的國籍，只記得他相當虔誠，每天都會找機會朝拜數次。

往後伊應當會較慣練，大目鮪遲了半刻，想到緩頰的話。

幫我看後擺伊敢有無進步，有的話佢我說。我會佢們分組，強強可同組；飯桶的袂使（不行）全佇一組，若無就去了了。

特別預顧的我攔欲揀出來教。說到這船長笑笑。

拜了水門，船長擺出金紙柑橘，捻香拜神明；經幾天分組操練，船駛到漁場，首日作業。漁工們之前未曾把主纜施放到七十海湮長，作息也未調好，一口氣下六千多鈎，工作量吃不消，顯得支絀。起鈎時，後下的鈎先上，支繩纏線，鎖料情況嚴重，魚食無餌，誰嘛莫睏。船長派果子狸和阿牛把先下去休息的袋鼠、猴子與一名漁工從床上挖起來，喚來看這些鈎線。他們搖搖晃晃一副快昏的樣子，船長也不怕他們靠在船邊是否會落海，逼他們解開好幾條，才放他們去睡覺。

即使漁獲量不好，當第一尾魚從水門拉到甲板上，船員間還是傳來輕聲喝采，Jacky也吠叫。船長臉上線條稍見緩和：「大目鮪，你來看活跳跳的大目鮪，真正孖（漂亮）。」大副持鐵鈎，把尾鰭拍打不休的魚拖到一旁；魚臀鰭由於激動充血，從橙黃變得瑰紅。

甲板上，愈是活跳跳，愈快死翹翹；早點超生對肉質影響最小。大副看準了，趁隙一刀把尾鰭從第三和第四離鰭間砍斷——像一份作答漂亮的考卷，船長豎了拇指，拿起尾鰭給大家傳閱。大副掀胸鰭，插一刀，魚一抽抖，鮮血湧冒；船長吹了聲調上揚的口哨，打響指做節拍。大副露齒笑了，拿起

神經刺，捶兩下胸，肩膀身子跟著搖搖擺擺，踩著步跨上鮪魚，扶正夾緊，一撫大目鮪光滑的頭頂部，表情無限愛憐；一把將神經刺扎上。

傍晚大目鮪做完耳石魚尾椎採樣，要將漁獲紀錄呈交船長，船長搖手拒絕。今仔日免。你就照實回傳，予你坐辦公室的長官知影船上有佬歹討賺。

次日鎖料情形改善，也混獲其他魚種。船長在駕駛室裡用監視器擴音器指揮漁工處理馬加鯊，方法是：遇大尾的就鎚子損頭，損予死損予爛，砍頭再切鰭，小心牠神經反射，咬掉手牠不賠。至於這細尾的，損完免切頭，看佇大目鮪面子，留下鰭就予伊放生——一枚藍身裡亮的砲彈射入無底的海。至於沒有行情的爛蛇，長得醜數量還頗多，不論生死，皆在船舷邊拋棄。

晚餐照樣吃得豐盛，餐桌上有西檸雞尾鰭生魚片煲魚湯，吃了好一陣子冬瓜胡蘿蔔冷凍高麗菜，大目鮪難免想念綠色蔬菜。他也多少慶幸自己在船上再待不過就三個月；船員們，恐怕還有幾年。

晚飯後船長要溜狗和鸚鵡。邀他一塊上甲板散步。船長打開話匣子，談他稍早的報告，讚美做得好，記錄詳細，連日看他採集拍照、統計中鉤數的過程，就知道他做事認真講條理。

感覺你足有做船長的扮（樣子）。

……謝謝。我知道做船長很不容易。

無簡單是對的，但有時陣嘛無遐爾（那麼）難。你知變通，可是愛攔較有彈性。

船長牽Jacky走下鐵梯，回頭問，大目鮪，你感覺遮像啥？

羅馬競技場。繞過魚血，答案在腦裡一閃，沒出口。

毋對。船長說，看你目睷就看得出來，你想的恰我不同款。我感覺，這裡親像露天音樂廳，咱是交響樂團，遐（這些）的緹毋就是絃？魚鉤、拉起來的魚是否親像音符？你看，大家的手，飛在半空中，忙著奏彈。船長吹起響亮複雜的口哨，所有正在絞緹收緹殺魚的漁工都望過來。

船長肩上的富蘭克林，開口就是高拔暢亮的花腔；Jacky也間歇吹吠有調性的狗螺。拉直的絃忽震顫起來，好像這裡出了一位擅長啼轉與進逼的夜之后。

下一首不是詠歎調，換成台語金曲，句句由鸚鵡領唱。船長要漁工不妨共歡唱。有些漁工歌喉好，少數歌喉像被門夾到，大目鮪聽得頭皮發麻，左腿內側也奇異發癢。船長依然滿意點頭。他說全太平洋大概就我遮，會當聽現場的莫札特恰〈金包銀〉。

初次大漁，漁獲量超過兩噸。然而有漁工被罵。原因是阿牛拿竹鉤起魚沒鉤好，鮪魚脫鉤逃走。緊接著釣到的魚不能抵錯；麥克風裡颯出鏗鏘髒話，船長離開駕駛室，怒沖沖下階梯，就要當面續譙。同時卻有一連串全自動、幽靈般的辱罵，在擴音系統裡迴盪。

同日船長決定跑水路。依據是延繩末段的鮪魚尾鰭纏繞支繩，魚甚至吞鉤，代表不久前遭海豚追趕。記起來，他對大目鮪說，鯨豚是海中狼，無狼來了，咱攔留戀不走的。不走損失更慘。果然後來



在船邊有海豚伴游，躍出海面嬉戲，漁工們見狀拍手歡呼。

漁工們拚了五天多，好不容易能睡到飽。晨起，大目鮪踏上甲板，走向船艙，覺得不太適應：甲板和作業區沒別的身影，兜滿了晨光。

湛藍的海。船身下的浪花。清澄的天空。彼此相異又同樣純粹。高遠天空中，一隻孤零零的海鳥緩緩飛過，沒留下痕跡（很可能是誰的詩吧）想像那隻鳥的視角，他確信，數百噸的船不過就是突起在海面上，一粒小小不起眼的疙瘩。沒多久他就知錯了。

看了一會海，他轉身，發現那信天翁繞了一大圈，降落在後方甲板走道，但不只大目鮪注意到牠的存在。駕駛室門開了；拋出細物，吸引住牠；牠踩鴨步子接近，審視，啄食；又拋出一塊小東西，讓牠受誘惑飛了一小段，愈來愈靠近黑魷魷、敞開的門。

大目鮪不能解釋為何有預感而閉上眼。再睜開，海鳥消失了，門也關上。船引擎恢復穩定嗡嗡。自那天，船長脖頸上總是莫名多了兩、三根潔白羽毛。會見到船長從胸前口袋拿出圓頭小剪刀剪去；但不消兩天，那些羽毛又像播在菜盆的種子，滋生瑩碩菜葉。

跑船翌日上午仍放假。下午，輪機員輪流上船頭吹風喝飲料；船長要漁工們收拾心情，做點正事替魚餌換艙。大目鮪傳真完船位與觀察內容，一回甲板，就看到底下有人挨打——準確地說是屁股被踢一腳，宣稱幫加速。船長罵，你敢是食閒飯的，抑是你觀察員？那位常朝拜的漁工試圖爬起，屁股隨即被大副補上另一腳，雙膝手肘重重著地。船長抬起頭，剛好看到面紅耳赤、僵在原處的大目

鮪，船長發笑，轉頭對伏地的船員說，我知影啦，後擺就叫你爛蛇。爛蛇，就是你的名。

大目鮪當下不想與返回駕駛室的船長錯身，便走甲板側道繞到船艙。目睹動粗過程的輪機員，臉上多顯露無奈或不以為然。禿八也在，一見面不禁皺眉，說，這樣當然很不好……他歎氣，不過，也不能憑這樣就說船長不好，他還是很優秀，這麼做還是有他的道理。他見大目鮪沒反駁，又說，前幾年印度洋海盜猖獗，很多船公司叫苦，不敢到危險海域捕魚。要不是船長經驗豐富對漁場熟悉，抓準海盜作息，敢在虎口縮短放綑，那時公司也沒法賺大錢。看大目鮪遲不作聲，禿八又歎氣。今天這樣當然不好，他說。

後來三週，每日漁獲量佳，未聞誰挨罵，漁工們忙得連吃飯都可睡覺，動粗的事也就不被提起。

漁工在起魚，擴音器裡放韋瓦第《四季》。乍聽不協調，大目鮪卻也挑不出錯：在這海上，生殺不限春秋；確實是生殺四季。之前見識過拖網船捕撈，再觀看延繩釣船作業，有種縈繞在他腦裡難言喻的感覺，終於讓他找到一個詞：文明。多怪，若不在比邊疆還偏遠的船上，他壓根不會對這詞有強烈感覺。但在這他發現：即使再不羈、如亂點散逸的生命，文明的框架都有辦法容納，讓牠們成為沸跳的面；或排出線性隊序，進入音樂中。

但也有綠蠨龜、海豚、鮪魚、鬼頭刀，拉上來前就死了，畢生與音樂無緣。

大目鮪猶記一尾翻車魚：漁工站在牠圓闊身上切塊剝肉。牠內臟袒露，眼睛不時轉動，聽了好幾首老歌，龍腸被切除才停止呼吸。他一方面深知牠死的必然，又見到這前提下，生命苟延的能力強大



到毫無必要，徒增磨難。

一尾雨傘旗魚死了，腦死瞬間寬長的背鰭由黑變成炫藍。樂聲中漁工把背鰭舉在頭頂轉了一圈，像在跟海洋炫耀。Summer感受威脅，刷地開了一屏。

大目鮪左腿皮膚紅腫不僅沒好，範圍還日益擴大，右腿也有幾處發癢。他偶見漁工在抓搔，一聲歡嚷，臉上欣快嫌憎參半，端詳掐在指尖的蝨子。他看他們被蝨子咬的地方也紅腫，卻不像自己長鱗狀癬。

船長邀他喝咖啡，他提到近期煩擾，捲起短褲褲管給船長看。

我會當予你除蝨粉啊。不過你彼間較清氣，事先有整理過，這嘛毋像蟲咬的。船長勸他擦凡士林，勤點擦，遮生啥物（什麼）病攏足麻煩。說到這船長嘿地一笑：假破病顛倒輕鬆啦。船長說，爛蛇已兩天沒上工，親像破病，時間一到照樣朝拜，神奇啲神奇。

他不知該說什麼。船長也不太在意，動手沖咖啡，嘴裡哼唱，鸚鵡跟著擺頭舉爪。

船長提起咖啡壺又開口：你感覺做一個船長，尚重要的是啥？

管理能力？

船長搖頭說這毋當少，但無法予你抓到魚。

他想起輪機長舉過的例：經驗？

毋對。經驗固然重要，一堆飯桶嘛真有輪的經驗。做船長，尚重要的是想像力。無想像力就無真正觀察力，你嘛毋敢赴你無熟的所在打拚；人若無想像力，就袂當（不能）咁手沖咖啡，開啓美好的一天。

考你的想像力。船長說，感覺遮像啥？莫說我進前說過的，說新的。

諾亞方舟。大目鮪賭一口氣，但沒帶母的。

答得無夠好。世界毀滅，你何苦攔做漁獲報告。

船長把咖啡倒給他：我感覺，遮像大富翁。海上現實版的。我們收放綫的行船軌跡，毋就常佇長方形上翹嗎。船上有好代誌，嘛有壞代誌，總講一定有代誌——機會與命運。佇遮佗（哪）一个船員無欲愛趁（賺）大錢，就連那駁一跤就肖想休一冬的天才嘛是。

船長啜了一口，放下杯子，起身取下架上的闊頁剪報簿，叫大目鮪接去翻閱：看新聞事件安怎變化，訓練想像力，佇船上待久了也可使人袂太脫節。能摸蛤仔兼洗褲的代誌，攏是我的興趣。

凡士林。

又一個凡士林的夜。一大罐凡士林消耗逾半。

大目鮪每每驚醒，首先探摸鼠蹊兩腿，確認是否全膠黏在一塊——如青春期的舉措，惴惴不安，卻不再羞赧。在顛暗中他往腿上補抹凡士林，懷疑自己大腦是否也欠抹上；自然也想到爛蛇。爛蛇躺

在甲板走道，若不是他散發異味的傷口（那正是他被趕到走道上睡的原因）與按時朝拜的習慣，他跟尋常釣到的爛蛇看不出分別。大目鮪平時經過走道，總是腳步匆匆，怕被爛蛇攔下來詢問方位，被迫多瞧他幾眼。

剛醒不久，大目鮪無法即刻入睡，不得不聽船上作業聲。有回，他聽得船身沉悶一碰，碰墊吱喳摩擦，他沒起身；可當夜做了夢。夢裡不知何故，他趁冷凍長企鵝不在，四下無人，偷偷穿上防寒衣進凍艙——那是他沒進去過，實則也不想進去的地方——凍艙角落，他發現一顆結凍的、象牙晶瑩閃爍的大象頭顱。突然間有誰把艙門從外頭關上，像低劣的玩笑。他反身撲門捶打，拚命叫喊，都未獲開門。只感覺冷凍強度被調到最大。他回望象頭，發現那顆頭不知何時被替換成冷凍大章魚。他猛揉眼，想確認自己到底看見什麼，但角膜已變質起霧，眼皮凍住了。醒來，他發覺自己一身冷汗，沒蓋被，凡士林的蓋子抓在手裡。

船長判斷附近海域鮪魚被捕得差不多，決定再換漁場。跑水路時大目鮪深夜睡不著，索性上甲板透氣。他見桅燈未開，依此習慣曉得下半夜開船的是富蘭克林。

爛蛇安靜縮在走道內側。他躡足走過，試著別吵醒他，轉過彎坐在錨鍊機前。比起抬頭仰視星空，他喜歡放眼望去，把視線停留在海洋最遠最遠的邊緣，再慢慢移入宇宙。這時更能清楚看見地球懸浮於太空，見到宇宙的廣袤與地球的相形渺小；自身多微不足道，彷彿隨時可遺忘。

但他聽見了呻吟似的細小聲音，卻清晰、深刻，連巨闊的宇宙洪荒也無法將之沖淡。他豎耳聆

聽，呻吟不一會就止息了，慢慢升起的是唱詠的清音。拂曉前，暗紅霞光鑲在海洋邊緣，他看見爛蛇起身朝拜，費了不少力氣。

最近，大目鮪聽漁工說爛蛇變得更懶，連朝拜都少。廚師也說，爛蛇不怎麼愛吃東西；他不曉得船員是否有告知船長。

新裝的電鈴猝響。是警示，也是收穫宣告。抓魚爪通電後更像耶穌的冠冕——大魚頭戴棘冠，拉上來變得體肅穆，只不過經常內臟爆裂。

「這馬，咱來抽獎。我欲你做我的助手。」悶熱的午後，船長找上大目鮪，稍微攤展那疊紅包：手氣嘛是大富翁的一部分。

紅包個個有獎，獎金由一美元到一張富蘭克林。船若有加蓋，當時會被掀翻。抽到百元的果子狸，張大嘴，背毛倒豎，發抖；馬來貘抽中七十美元，喜得尖叫，差點要倒向船長。船長攤開雙手擁抱他。抽到一美元的廚師幾欲流淚，獲得下回多抽一個紅包的保證，方破涕為笑。歡聲中，爛蛇似乎對抽紅包沒興趣，動都不太動。最後一個紅包只好由大目鮪替他打開。二十美元。我本來想你會向哀咧。船長拍了一下爛蛇的頭，啥攏免做攏趁了幾天工錢，要知足啊。爛蛇慢慢轉一下眼睛，沒聲沒響。船長不禁沉下臉。大目鮪見狀忙緩頰，說他病了，把聽到的消息講出來。

船長才把爛蛇身上的薄被掀開。立刻皺眉頭。

爛蛇下身巴掌大的傷口如油畫斑斕，淋漓腫脹，散發陣陣惡臭。「誰叫伊家己攞無來抹藥仔。」船長罵，喚過廚師，要他每天幫爛蛇擦青草油。廚師一旁縮肩吐舌，深感倒楣。

大目鮪問，要不要乾脆通報送醫？

用講的較簡單。攔看覓幾天，無變好攔通報電台。

船上一度盛傳爛蛇快被送走，可一直不見其他船來。漸漸的，廚師三餐幫擦藥變成爛蛇每天動作最劇烈的時刻。

大目鮪差點掌摑船員。因見到猴子跟袋鼠將在交班之際捉弄爛蛇：猴子把一段釣線綁在爛蛇尾巴，一旁還擺上大目鮪拍照用、估量魚身尺寸的四色卡；袋鼠光是笑著看。大目鮪一過去就搶走色卡，喝令他們不准這麼做。解釣線的同時，望見眼眶深陷的爛蛇，他沒忍住一回頭幾句髒話脫口。猴子攆住，也一下子變臉：你不是老闆……管我。大目鮪站起來，舉起手，只待再說便打。袋鼠見狀趕緊把猴子拉走。

回到房裡他心情惡劣，更感困惑。為何這時敢打人，彼時卻默然走開……是不是對上漁工覺得懷著某些優勢。

船頭簸左右傾斜近二十度，爛蛇被抱到走廊，免得落海或擋路。陰雨的一天，漁工們穿藍雨衣作

業。

即使雨勢暫歇，甲板上仍濕滑，他走上鐵梯前摔了跤，摔得不很厲害。

喔喲！還有一條大目鮪！猴子轉頭拿抓魚爪就要放到他身上。

他驚叫起來。

你觀察員啦。我知道。有帶書。猴子指了他懷裡包覆保鮮膜的紀錄簿大笑；在場漁工也笑得前仰後合左右晃。他也笑，儘管後來只感恐怖——若沒那本弄虛作假的簿子的話。

當晚大目鮪皮膚紅腫加劇，還摸到雙腳長出鱗狀突起。他一夜長考。清晨他穿上長褲和雨鞋，弄了少許刷甲板的濃硫酸，加開水稀釋。廚師送來早餐，他拿兩條毛巾請廚師替他煮沸消毒。他用一條毛巾分次沾少許硫酸侵蝕患部，以另條用礦泉水沾濕的毛巾輕輕擦拭，最後用礦泉水沖洗。

他盡量不出門，佯稱疲勞不適。兩天後也真的發燒。皮膚起了上百個大小水泡。清醒時他盡力避免弄破。但更多時候他昏睡，低吟，變成魚的念頭糾纏他。有些恍惚又顛簸的時分，呼吸困難到相信自己長出鰓來。

一個早上他醒來，發現燒退了。較小的水泡已消掉。多處紅腫的皮膚轉為緊繃枯黃的死皮。足部魚鰭未消失，也未再增長。沒長出鰓來。他不確定在床上待了多久，是否達一週，但他已在頭兩天做出了透視未來一週的報告。記得船長曾來看過他，不過僅剩一點印象。唯一確定的是飢餓，早餐時間廚師一敲門，他就把門打開。

你比較好了？太好了。兩手空空的廚師沒喜色，一臉疲累沮喪。他說，船長要你出來給爛蛇捻個香。

全體漁工放喪假兩天。每餐船長都要大家一起吃。每回吃飯都說，請大家節哀。船上氣氛低迷。大副一臉哀傷，袋鼠猴子受良心譴責，頭低垂。但大目鮪仍不敢相信爛蛇死了，因為連遺體都沒見到。據稱船長不捨得將爛蛇與漁獲一塊冷凍，在他過世深夜就舉行海葬；一方面也顧及大家疲憊，沒喚醒所有船員，葬禮只有船長、幹部與少數當值漁工參加。

喪假完，船上總歸要抓魚。再次放綫，漁工們沒精打采，也沒挨罵。起鉤第一鉤就釣到大目鮪，接連每鉤都是大魚，沒有誰見過這樣的豐收：作業區甲板淹著鮮血，滑膩的血凍溜來溜去，魚不斷跳上來，電了一陣還頑跳；漁工們在刺耳電鈴聲中一語不發，沉著屠戮，像在替爛蛇報仇。

最後是冷凍長企鵝張手疾呼要大家勿再捕，艙裡不剩任何空間，一直捕下去怕會沉船，船長才下令放棄。

隔天又放假了。這回，便像度假。作業區上拉開遮陽白幔，船艙甲板撐開一大朵向日葵海灘傘，涼椅涼蓆上頭分別躺臥著漁工和輪機員。富蘭克林飛舞空中，禿兀甚至帶他的金魚出來曬太陽。

船長在廚房替大家調飲料時，大目鮪上傳漁撈紀錄。一個突來、又非不曾想過的念頭，使他傳了

代碼。不過衛星電話接通瞬間，他又遲疑了。

現在方便說話嗎？

嗯。

你現在安全嗎？

安全。

有緊急事件？

不緊急，幾乎想這麼答。但他聽到自己說，有個漁工死了。爛蛇病死了。

噫，叫爛蛇？是魚還是人，他台灣人嗎？

……不是。（究竟不是哪個呢）

如果不是台灣人的話，你先別多事。不要把事情搞得複雜，這樣最好，懂嗎？

出駕駛室，他見船長拿著兩杯黃綠色飲料，盯著他，走來。兩人看著下頭度假的漁工，用彎吸管默默喝冷飲。喝完，船長朝他一努頭：咱去房間講。

一坐下，船長就問，你覺得這親像啥？

無話。

船長歎氣。其實船就是船，嘛會使是你想到的任何所在，攞全款。無差。

我知，你一定有足濟（很多）代誌無法度認同我。船長抬起頭，雙目含淚。你感覺今仔日大家快活無？

——今仔日你看到的，攞是表演。但若是無表演，人毋值得活，活袂落去。

人會變成別項物件，佇這咧時代嘛毋是新的代誌。你看報紙就知，有誰人會當是伊自己？所以咱要理解別人的苦衷，袂當只想到自己的痛苦；要會曉表演，但袂當只表演自己的痛苦，使別人嘛艱苦，嘛感刺鑿。

爛蛇死去，我愈想愈痛。但伊摸飛（偷懶）我無教示（教訓）伊，別人工作量增加，敢有公平，換你會當無教示？

船長拿出一張吸水受潮又乾掉發縐的相片：一對面貌不清的男女在簡陋平房前合照。男的，也許可以猜測是爛蛇。

你提去檢舉我，就等上岸的時陣。一行清淚流下。

大目鯨按著相片，低聲：眼淚敢有算表演？

是我有感慨。船長說，尚重要的是咱佇遮講話，我願交予你決定。

後來的日子，除了辦捉蟲比賽，由飼蟲有道的黑豹獲勝，就沒特別歡樂的事好說了。

大目鮪當場退還照片，從此每天向船長室報到，抹青草油：並非寄望青草油辣涼療效，而是爲了提高安全係數。大多時候，他待在嘈雜機艙裡跟輪機長有一句沒一句地聊，真正盯著，是輪機長養在半密閉魚缸裡的那尾金魚。

不斷複習牠天真又圓熟的技藝：面朝你即表演；擺過尾即做自己。

有時，船長甚至幫他做漁獲報告。

「今天百分百屬實，船長給你掛保證。」

有次禿丫說機械的複雜，是簡單的複雜。又沒頭沒腦補了句，所以才不喜歡上甲板。

漁業觀察的天數終於屆滿了。

從換日線附近駛去帛琉的友船來接他，拿行囊離去的他不只他，還有矮馬與小象哥。新漁船眾人跟他們打了招呼，便去做工，沒別的代表，或許看不出他們的異變，或不想看出來。和這些漁工睡大通舖，大目鮪不想有太多視線及言語交流，避免了解他們變成什麼。

於是他有更多時間看海。看晴雨陰時的海。也慢慢想通一些事，例如，若干日子後，延繩釣船大多數船員會洗牌，各無影蹤。

許多命名是用來遺忘。

望著黛藍善變的海，他預感自己不會像船長說的，上了岸，一切症狀就會好轉。他或許沒變成



魚是錯的，過的便是非人也非魚的生活。

登上碼頭那天他走在眾人後邊。因為地面顛盪不止，走得步步小心；他赤著腳，卻感覺跣著一雙底部破洞、滲水的鞋子。



海洋啓示錄

◎郝譽翔

這篇小說帶領讀者一窺海上漁船的究竟，不但開啓了台灣海洋文學的新面向，也揮別了寫實的陳腔濫調，而改以豐沛的想像力，從船上「觀察員」的視角，成功地揭示出一個荒謬、怪誕又血腥的殘酷世界。作者擅長勾勒瑰麗的意象，並且製造多層次的音響，使得全篇宛如一首悲壯的交響曲，海洋的終極輓歌，乃至一則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」的寓言或啓示錄。而小說中上場的人物雖然繁多，卻又不致紛亂，不管是領航的船長或是基層的船員，皆各自擁有鮮活的面目，而動物的綽號也爲全篇增添了不少輕快的黑色幽默。這篇小說展現出一幅繽紛而蒼涼的海上光譜，更反映出台灣漁業早已成爲全球化中的一環，其背後隱藏的權力結構和多元性不容忽視。

